

中国当代实力派
作家大系

7

方英文
小说精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

实力派作家大系

主编
策划

陈华昌
孙见喜

(陕)新登字 017 号

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

方英文小说精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5 插页 337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80605-172-4/I·138

定价:16.80 元

出版说明

- 一、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的入选作家，是那些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显示过实力并将继续显示实力的作家。
- 二、所选的中短篇小说均为各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 三、出版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旨在文化积累，旨在为文学史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归纳。该大系不薄流派，亦不唯流派。
- 四、大系只出精装本是出于收藏的考虑。每种书后附有作家著作目录、作家系年等文献资料，是为研究者提供工作参考。



方英文近照

方英文简历

方英文，著名青年作家。陕西镇安县人，1958年出生，中学毕业后务农三年教书二年，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从事文学组织、专业创作、报刊编辑等工作。1983年发表处女作。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剧本等约200万字，并多次获奖。其小说语言优雅风趣，构思新颖别致，有引人入胜的阅读魅力。方英文还是写散文的高手，曾被《女友》杂志读者评为“当代中国十佳散文作家”之一。

出版说明

一、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的入选作家，是那些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显示过实力并将继续显示实力的作家。

二、所选的中短篇小说均为各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三、出版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旨在文化积累，旨在为文学史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归纳。该大系不薄流派，亦不唯流派。

四、大系只出精装本是出于收藏的考虑。每种书后附有作家著作目录、作家系年等文献资料，是为研究者提供工作参考。

目 录

自序.....	(1)
献上一束玫瑰花.....	(3)
古老的小虫子	(29)
素描	(41)
银铃子	(50)
初恋	(55)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100)
复仇.....	(105)
山地一夜.....	(118)
小城红颜.....	(123)
温泉.....	(168)
解脱.....	(179)
家有美妻.....	(188)
别让妻子出远门.....	(199)
公共厕所设计师.....	(242)
有意思的一天.....	(248)

一分钟银幕生涯·····	(263)
马桑坡·····	(269)
人间天上·····	(286)
美好生活·····	(302)
月照阳台·····	(318)
米家兰·····	(327)
晚潮·魔鸡·····	(336)
炊烟·····	(349)
圣驾葡萄·····	(355)
赤芍·····	(404)
好人老沙·····	(413)
门锁·墙钉·····	(417)
搓背·····	(427)
一夜风不流·····	(436)
留霞·····	(447)

自 序

请人作序和自己作序均是为了达到一个相同的目的：宣传这本书写得很有天才，读者很值得一买。通俗地说，序言，就是那种吹牛皮的文章。我不想请人作序。为什么呢？我有没有天才我自己最清楚；请某位先生作序，他就未必清楚了。这正如挠痒，请别人挠，你就要不住地提醒他“往这挠、往这挠”，而亲自拿个如意耙耙亲自给自个挠，便可免去许多唾沫。这实在是件又节约又舒心的事儿。

亲爱的读者，你现在把这本书拿到手上，很是犹豫：买，还是不买？我实在不好意思揪住你的耳朵让你掏钱，但我要悄悄地告诉你：这是一本有些趣味的书，书中所讲的故事难免杜撰，虽然相当的部分你未必经历过，但你却一定有过类

似的体验,因为我与你的心是相通的。你因忙于做官、忙于赚钱、忙于恋爱、忙于考试、忙于交际,总之,你因忙于“美好而沉重的生活”,故而没时间记录你的所阅所历所想,我的天性驱使我替你记录下来,就是说,这本书可以帮助你回忆你的过去。你做官做累了,可以从本书中得到休息,你赚钱赚乏了,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娱乐,你恋爱失败了,可以从本书中找到答案,你考试考砸了,本书给你以松弛你下次准能考好,你整日交际却无一个知心朋友,那就让这本书做你的知心朋友吧!你对城市生活腻歪了,本书让你浪游一次迷人的乡村;你在乡村呆寂寞了,本书让你领略一回城市的繁华,而且这本书——

你可以边吃饭边读,边乘车边读,坐在客厅跷起二郎腿边看电视边读(现在有许多书是不能进入客厅的,一是怕客人见了讥笑你低俗,二是担心你的子女读了中毒),甚至,你可以蹲在马桶上边积肥边读——凡是能够进入厕所的书籍,一定是有某种迷人之处的书籍。

所以,我希望你把我的这本书带回你的厕所。当然有个前提:买这本书不至于影响你的吃饭穿衣问题。

书中见!

1994. 5. 18.

献上一束玫瑰花

白天需要道德，
黑夜需要爱情。

——题记

……当我爱上她的时候，我曾产生过跟她结婚的念头，因而就竭力鼓励她，要求她坚决跟她的丈夫离婚。可后来，一方面因为阻力太大，重要的是她不愿意这样做。她教导我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确，她的话使我茅塞顿开，使我忽然悟出了人生中极难理解的某种奥妙。这时我才明白，女人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一个成熟的女人就是一个完美的爱情教授。你注意听，她是这样对我说的：

“你呀，咱俩就这样好还不行？你咋想着要跟我结婚呢？笑死人了……”

—

我那年十九岁，刚刚参加工作，在汽车站当乘务员。我跟车的那个司机名叫老塌，或塌师傅，因为他那大辣椒似的鼻子又蔫又塌。

我们这辆老式轿车很有一把年纪了，油漆剥落，狭窄肮脏。但是，因为计划生育工作没搞好，所以每天出车，也还是挤罐头似的，满车都是人的臭味。

发车的铃声一响，塌师傅咥地拉开车门，上来后又砰嚓一声关了。

“早听说你狗日的要来！欢迎欢迎……跟我跑车有你的好果子吃！怎么样？今晚咱俩甩几瓶，庆贺庆贺！”

或许是鼻子塌的缘故，他的声音活活是从鼻子眼里挤出来的，还带着女人的拖腔，实在让人恶心。

晚上，我们住进了县汽车站的司助宿舍。老塌洗刷完毕，从挎包里取出一套平展展的高尔夫呢西服换上，又极其恶心地给脸上抹了点只有女人才抹的白色涂料，然后兴奋不已地走了。宿舍剩我一人，看着一本无聊的杂志，不觉睡着了。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回来了。他把我叫醒。只见桌上摆了一只烧鸡，四瓶啤酒，一瓶四川老窖。

“狗日的，喝个痛快！”

“我不会。”

“不会？不会吃喝嫖赌，就别当男人！”

见他是真心，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啃了个鸡腿，抿了两口啤酒。他说：

“你刚到社会，要学着点，别死不开窍。就说卖车票吧，先把钱收了，记住人数就行。下车时人家要了就给票，不要了最好，反正农民也不报销。”

“你的意思是贪污钱？”

“这怎么是贪污呢？咱不过是弄点下酒钱罢了。当大官的才叫贪污呢！十万几十万的，咱不过小菜一碟，根本不值一提！”

“我不……”

“我不勉强。但我提醒你，要是见我这样做，可不准你放屁！要是说出去——”他挥了挥拳头，“其实，我一天只在二十块以内。”

他灌了一口老窖，忽然又问：

“你最爱啥？”

我不知道我最爱啥。这是很悲哀的。

“我最爱钱和女人。”

“你——”

“咋？瞧不起我？他妈的谁不爱钱爱女人！我不过是替他们说出来罢了……我当年在部队上，在西藏开车，你小子怕还在你老子的腿肚里转筋呢……我在部队上拼死命开车，图个啥？就图个入党，图个荣耀，也不全是为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摸不着的共产主义，我只是想着，人活着总得为点什么……可人家一调查，说我姨夫是漏划地主，不要我入党！你看看，哎！我姨夫是漏划地主与我有啥干系，干吗不要我入党？去他的，老子不入了！什么资本主义萝卜主义，我什么主义都不爱！我凭力气靠本事吃饭，又不偷谁抢谁，干吗非得信个什么主义呢？我就只爱钱，爱女

人……”

在另一个县城的又一个夜晚，他带着得意洋洋的疲乏神态回到车站宿舍，对我说：

“小江，你也挂个码子吧！”

“挂啥码子？”

“哈哈，连这都不懂，就是搞女人……”

我的脸一下燥热了。对于一个连初恋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的青少年来说，我简直不敢想象搞女人有多么可怕，多么下流。

“人活在世上不搞几个女人，太亏了！咱地区九个县，我要在每县挂一个码子。现在只剩三个县了。你真不晓得，女人有多好！咱们这号又脏又臭的司机，跟旧社会抬轿的一样，谁个瞧得起！可奇怪的是，却有些女人不嫌弃，把咱当人……就说紫竹县那个女人吧，怎么跟你说呢？她像是把我的心挖走了。我一去，她就给我泡糖茶，还骂我不该每月给我老婆的钱太少了——你看怪不怪，她喜欢我，又让我多给老婆钱，说男人不能不顾家——你看怪不怪！睡在她身边……简直没法跟你说……她用小手给我揉腰，轻轻地，舒舒服服的。咱们这号人，他妈的开上一天车，腰骨疼得直往外蹦，经她这么一揉，好了。别看她手小，还蛮有劲呢，揉着揉着，猛一使劲，眼泪就疼出来了；可正是这么一下，就恢复了元气……”

听了他这么坦率地披露自己的罪恶，我竟然不觉愤慨。这大约是他讲的对我来说十分新鲜，好奇心吸引了我。重要的是他那真挚动人的表情和语言。

“你跟人家有夫之妇胡搞，不怕人家丈夫发现了？你也不难过？”

“你真是个傻X，干这号事咋能让人家丈夫知道！比方我刚

才说的那个女人，她丈夫还是我朋友呢。”

“朋友？狗屎！”

“你别骂，这由不得人。我有时也觉得怪难为情的，可一见了她，什么都忘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妻子之外确实有相好的，但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多。他是吹牛。这样吹牛究竟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

于是我请教他。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咱总得在某些方面比别人强一些嘛！”

二

冬天来了。大雪封山，所有人的鼻子都发红了。这时的调度最头疼，因为没一个司机愿跑紫竹县。

紫竹县距地区所在地最远，去那儿谁也说不清要翻多少大大小小的山，从起程至到达终点，均是两头不见天。

“真的没人去？”老塌满脸的忧国忧民表情。“看来，只好老子去学雷锋啦。”

于是我俩就启程了。

满山皆白，一派静寂，只有发动机哮喘似地轰鸣着。沿河的公路上，结了一层薄冰，轮子碾在上面，就发出了悦耳的沙沙声。凭着机器散发的热量，我觉得特别惬意。我的心境借着我的目光，完全融合进了窗外那洁净浑然的白色世界，我预感到有一种非常新鲜又非常陌生的东西在期待着我。而我身后的旅客呢，大约是脚冻得招架不住吧，在不停地弹着车板。

“弹尸吧！再弹我就往崖下开！”

老塌边骂娘边停下来挂链子。汽车退了两步，猛一呼噜，终

于爬上了山。

我们在一个肮脏的小镇上的肮脏的饭馆里吃了一顿饭。旅客们是随便往嘴里塞点什么。老塌领着我，却在老板娘的小灶上吃了一顿兔肉。老板娘好像非常乐意让我们吃，更乐意让老塌重重地拍她的大屁股。走时，老塌给她放了一塑料桶汽油。

到达紫竹县城，天早黑了。

我们这回没有住车站的司助宿舍，而是到招待所登记了一间该所最好的双人房间。说是好，不过有对破沙发、几张旧报纸而已。老塌一如往常，从包里掏出体面的衣服，从头到脚修饰一番，就去过他那种“男人的生活”了。我真佩服，开了一天车，他哪来这么大的精力？我是哪也怕去了，就脱鞋上床，假进被窝，翻开报纸，从第一版的最上角一直看到第四版的最下角。

这时，门轻轻地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是一位穿白衣、戴白帽的女服务员，还戴着白口罩，雪人似地站着，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搞得我怪不自在的。因她只露出眼睛和额头，所以我无法判断她的表情。根据我以往的观察，女人戴上口罩，就立刻给人以神态美好的感觉；丑女人戴了口罩就会马上漂亮起来。口罩跟裤子一样，都是人身上最好的化妆品。

这女人把我看了一会，带上门，走了。不大功夫，她又来了。她是怎样推门进来的，我竟没一点察觉。只见她抱着一条猩红毛毯，要我下床，给我换上新的床罩和枕巾；然后再将被子拉开，恢复我方才躺卧时的老样子。接着，她揭开暖瓶塞，将手捂到瓶口上。当她确信壶水仍能沏开茶时，就从茶几下的小抽屉里取出一小纸袋茶叶。

做完这些，她就轻轻地拉门出去了。

我忽然觉得，我是一个特殊的顾客。如果这女人是在尽一个